

卷七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編號 D7431500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五陽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89



六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二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淞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

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
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
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
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
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
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
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
民死於漁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
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
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

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
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
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衆忠臣而公之氣
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
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
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
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吾亦無所憾矣然其誰
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
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
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

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妣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妣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妣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妣旣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

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干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適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下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母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旣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雖孳相枕籍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

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休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槁復頽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向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賓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

平山書院記

癸亥

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在酆陵之北三里今栢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

為予言平山之勝聳秀竒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
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
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
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
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
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
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
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
芬之夕光景起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
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

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
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
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
甫相見於杭而壘壘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
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
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悠
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
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
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

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其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緣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夫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

以止、菱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孚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蔕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軒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啗詐無所

軒一木作名

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
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
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
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
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
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
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
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

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
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
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
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
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
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
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
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旣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
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
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聞散踈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
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
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
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繫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開官之制，其殆激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茫，若湧若瀆，若奔若伏，布爲層裊，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迥，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河，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拖，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木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木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

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踞卧，噓嗅盤旋，繼卷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旣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還拱，旣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葱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仕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衍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仕曰：此非公

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
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無弗比無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
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以守仕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

乃一本作易

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
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
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
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
而賓之也若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
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
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
僮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曠其曠其日惟霽其昫其
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曠或時其

瞻瞻其光矣其光熙熙與你偕作與你偕宜修其霧
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日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鐘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鵠螭
氄之糾蟠猥猥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澄澗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瀉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

山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
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
卒官吏與凡苗夷犴狝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
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
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
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

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竒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與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由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
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其
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
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
以終吾身、美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
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
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
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
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

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

相繼修緝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繼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哀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

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木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

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巳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小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由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為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

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奔壞新其圯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

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旣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善首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

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珪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

丙一作而

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丙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

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
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為戟門又
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
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左為三廡以宅三
師前區三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
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
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為宰牲所又
前為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
畢後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才知其興作聞而來
聚觀者皆相顧喟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

煥煥爾岸住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
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
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
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矣
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
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效
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
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
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

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

又明日六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焉乎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陽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菑域惟乃有司實禱獲之庶克不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已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

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
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
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
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
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
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
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
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挽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法而默行之

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
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
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
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
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
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
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
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
澈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
慨規制之弗備弗餽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

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靡所而責以
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
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
乎慢令弛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為狎侮
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
肅以全其廉耻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
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
楹庖湍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為三楹而上
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為
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

無一本作善

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
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
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
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
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
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
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
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
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書之嗚呼天下之事
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也嗚呼獨科舉為然乎誠

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墨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溢畜洩旣亡旱澇頓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誣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

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折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歎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霽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